

古代埃及祭司免税特权考^{*}

李 模

内容提要 祭司是古代埃及社会中的一个特殊势力群体，他们不仅具有通晓神事、为法老加冕的宗教和政治特权，还通过经营庙产等活动，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在古代埃及的宗教和世俗社会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些古典作家还指出，埃及祭司拥有免税特权。但大量的埃及古代文献说明，只有那些得到了法老特许令的神庙，其祭司才拥有免税特权，并不像希罗多德、戴奥多罗斯讲得那么普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他们的特权是有条件的。

关键词 古代埃及 祭司 免税 特权

作者简介 李模，历史学博士、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太原 030006）。

^{*} 古代埃及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国家，几乎都有自己崇拜的神，而且，“每个神都有一群祭司，而不是一个祭司来奉祀”，这样，在古代埃及就形成了一个社会群体——祭司。埃及古代文献和一些古典作家的论述也证实，古代埃及确实有这样一个群体。在法老王朝漫长的岁月中，祭司人数由寡到多、由俗人兼任到逐渐专职化、由封闭孤立到联合统一、由神化王权的工具到与王权相抗衡，逐渐发展成一个有影响的社会势力群体。他们不仅在宗教领域内，而且在世俗社会中都产生了深刻影响。这个群体之所以能在教俗两界起到重大作用，不仅因为其具有通晓神事、为法老加冕的宗教和政治特权，更因为其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这从《帕勒摩石碑铭文》（Palemo - Stone Inscription）、《哈里斯大纸草》（Harris Papyrus）、《维勒布尔纸草》（Wilbour Papyrus）所反映的情况就可以看出。不仅如此，一些古典作家还指出他们拥有免税的特权。如，希罗多德曾说：“在埃及人当中，除去祭司而外，武士是唯一拥有特权的人们，他们每一个人都被赋予十二阿路拉的不上税的土地。”言外之意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古代埃及宗教与政治关系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

古代埃及到底有多少神，现已无法确考。有学者估计，古代埃及的神可能超过 2 000 个（Barbara Watterson, *The Gods of Ancient Egypt*, London, 1984, p. 35）。还有一种提法认为，在古埃及历史上，“易于辨认的神，有 200 多个，个性不明显或存在时间不长的，几乎数不胜数”（参见 [德国] 汉尼希、朱威烈等著：《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版，第 125 页）。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历史》（上），商务印书馆，1997 年版，第 126 页。

如图特摩斯四世（Thutmose IV）时代的一个名叫坦涅尼（Thaneni）的军队书吏对全埃及的人口和牲畜作了一次普查，其中提到了 4 种人群：军人、祭司、王室农奴和工匠（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Vol. II, p. 165, note a），说明埃及人是把祭司作为社会的一个独立群体的。而古典作家更把祭司作为古代埃及社会的一个阶层或等级。如：希罗多德把埃及人分成 7 个阶级：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通译和舵手（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前引书，第 184 页）；戴奥多罗斯把埃及人分成 3 个阶层：祭司、农民和工匠（Diodorus Siculus, *Diosorus On Egypt*, translated from the ancient Greek by Edwin Murphy, M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USA, 1985, p. 28），而在另一个地方，他又把埃及人分成 5 个阶层：牧人、农民、工匠、武士和祭司（Diodorus Siculus, op. cit., p. 74）；斯特拉波也把埃及人分成 3 个阶层：军人、农民和祭司；柏拉图则把埃及人分成 6 个群体：祭司、工匠、牧人、猎人、农民和武士（See S. J. Gardner Wilkinson,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s*, Vol. I, London, 1878, p. 157）。同时，大量的祭司衔号出现在古代埃及的碑刻、墓铭中，说明祭司确实是古代埃及社会中的一个群体。

希罗多德著；王以铸译：前引书，第 185 页。

是说祭司也是埃及人中的特权者，也拥有不上税的土地。《圣经》中有一个故事说，约瑟为埃及宰相时，“为埃及地定下常例直到今日，法老必得五分之一，惟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也就是说祭司的土地免于征税。事实是否如此，笔者不揣浅陋，谈一点看法。

—

埃及古代文献中确有关于祭司免税的记载。如第二十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三世发布的《克努姆（Khnum）神庙基金条例》，部分铭文如下：

法令在这一天的朝堂上发布给维西尔、王子们、王友们、法官们、市长们和所有的王室官员；王室地产的官员或任何被委任到这个田地的人都不得使这块田地上的居民进行强征劳动；他们的船不能被停下来进行任何巡查；他们的船，不能被派往这个田地的任何人依法占有，去执行给法老远送的任务。（委任到这个田地的）任何市长、任何视察官、任何官员，不能通过合法占有、抢劫、或 [——]，拿走任何属于他们的（财产）。至于将要这样做的任何人，[——]他拿的东西将被从他收集——。

从上述神庙条例我们可以看出，克努姆神庙的土地、居民、产物一同免于王室征税，也不得被政府征用，其实质是拉美西斯三世发布给克努姆神庙的一个特许令。特别是最后一句，“将来的维西尔不向这些神庙的任何预言家征收银、金、皮革、衣服、膏油——”，说明克努姆神庙的预言家此后将获得免税的权利。

古王国时期，经常发现法老发布这种特许令。如第四王朝初年，法老斯尼弗鲁（Snefru）下令，他的金字塔二城永久免去力役及给朝廷的赋税，同时二城中之佃户，亦免于供养法老驿使等，并不得强迫其做农田凿石诸事，其土地、牲畜、树木亦在免税之列。两城还有特许令在王室办公室，规定其权利与义务。此特许令在第六王朝培比一世（Pepi I）第 21 年，又重新颁布。

第六王朝初，法老特提（Teti）接到报告说，王室官吏已进入阿拜多斯神庙领地调查土田牲畜，并令人服役。特提王立即发布了一道命令，“此处土田祭司，都为神庙服役，不纳税于王家，官吏不得干涉。”培比二世时代发现有保护明（Min）神庙及其祭司免受干涉及免于徭役的法令。此外，一些丧葬神庙也拥有这种特许令。

这些特许令的颁布，使一些神庙及其祭司获得了免税的特权。这样，久而久之，国家田地和租税日渐减少，而神庙及其祭司则日渐富强，法老权威已不如往昔。曾经拥有至高权力的法老现在被描绘成被涅亨（Nekhen）鹰女神哺育的样子。第五王朝法老尼斐利尔卡拉——建筑师死后，法老悲痛欲绝，回到寝宫，在那里向拉神乞求、祷告。正如威尔逊所说，“第四王朝时，法老支配神，而在第五王朝时，神支配了法老。”法老不仅经济实力渐弱，而且其政治威势也日益下降。“至第六朝之末年，法老徒拥祭司长之虚名，实际上埃及已成为祭司专政时代，国王则大权旁落，祭司则坐拥庙产，王国之末日已至，政权皆操于此辈封建式之教士手中而已。”因而，这种特权，不仅减少国家的税收，更重要的是它

《旧约全书·创世记》47: 26。

See J. H. Breasted, *Ancient Records of Egyp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6, Vol. IV, pp. 147 - 150.

预言家是古代埃及神庙祭司中的较高等级者。

See A. Moret, *The Nile and Egyptian Civilization*, London, 1927, pp. 204 - 205.

A. Moret, op. cit., p. 207.

See A. H. Gardiner, *Egypt of Pharaoh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108.

See J. Kamil, *The Ancient Egyptians: A Popular Introduction to Life in the Pyramid Age*, the Ancient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1984, p. 65.

J. A. Wilson, *The Culture of Ancient Egyp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1, p. 88.

摩勒著；刘麟生译：《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 122 页。

成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温床，逐渐瓦解着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格里迈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原则（指丧葬基金享受免税特权）蕴含着国家毁灭的种子。”虽然我们不能把古王国灭亡的原因完全归结于此，但它确实是重要原因之一。

二

值得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神庙及其祭司都享有这种特权。如第六王朝法老培比二世时代，远征努比亚的上埃及长官哈克胡弗（Harkhuf）收到了法老的亲笔信，让他赶快带回捕获的能跳舞的小矮人，同时法老还下达了一道命令：

给新城镇之长、王友和祭司们之监督命令，要求他们掌管下的每一个仓库和每一个没被豁免的神庙应给（远征人员）提供补给。

这个例子说明，还有些没被豁免的神庙。

再如在《哈里斯大纸草》中，拉美西斯三世法老谈到自己给予诸神的善行时说：

我用一堆堆的大麦和小麦填满你们的仓库。我建造你们的神庙和圣殿，在上面雕刻着你们的名字，使其永存。我给你们提供奴隶劳力，用大量的人口充实它。以前国王们对附属于神庙的人们征收的杂税，我则不征，我不征召他们成为步兵和战车兵。

这就是说，拉美西斯三世曾下令免除神庙人员服军役。这种军役在拉美西斯三世之前曾执行过，据伽丁内尔讲，是按神庙人员 1/10 的比例征召。

谈到这里，也许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对神庙的豁免就是对祭司的豁免吗？我们认为，虽然二者不能等同，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们又是一致的。因为对神庙的豁免，无非是免除神庙财产（包括土地、牲畜等）的税，以及免除神庙人员（神庙土地上的劳动者及各类祭司等）的强制劳动等；同时，又由于大量的神庙土地被祭司拥有，所以说，对神庙的豁免实质上就是对祭司的豁免。当然，祭司在享受豁免权利的同时，要认真履行其神职义务，这从上文我们所提到过的诸多特许令中都可以看到。同样的道理，神庙没有被豁免，其祭司无疑也不可能享受到豁免的权利。神庙交税即是祭司交税。正如 A. H. 伽丁内尔所言：“埃及人总是认为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分（即相同——引者注）。”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例如下：都灵税册中一个地方谈到从预言家们收到的谷物款项，与另一个地方从在伊斯那（Esna）的涅布（Nebu）和克努姆神庙收到的 402 袋的税明显是指对同一块土地征收的同一种税。按照伽丁内尔的意见，《维勒布尔纸草》中所有土地中的税额，都是交给法老的。当然那些神庙土地的税也是交给法老的。

以上事实说明，在古代埃及，只有那些得到了法老特许令的神庙，其祭司才拥有免税和免除国家强制性劳动等特权，并不像希罗多德和戴奥多罗斯讲得那么普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看，他们的特权是有条件的。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安春英）

Nicolas Grimal, *A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 translated by Ian Shaw, Oxford UK & Cambridge USA, 1994, p. 92.

See M. Lichtheim, op. cit., p. 27.

See J. H. Breasted, op. cit., p. 354.

A. H. Gardiner, op. cit., p. 293.

A. H. Gardiner, *Wilbour Papyr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Vol. II, p. 203.

See ibid.

On the Pragmatic Diplomacy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Taiw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Kang Sheng

pp. 26 - 31

Since 1990s, the "Taiwan authority" claiming independence has not only been conducting "De - Sinicization" in Taiwan Island, but also been creating international context for its substantial Taiwan Independence by using "pragmatic diplomacy", abandoning the One China Principle, which blocked for some time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 Based on the facts above, we should hold back Taiwan Independence by strengthen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n

countries, containing the pragmatic diplomacy of Taiwan authority by making use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actively supporting the normal business activities of the compatriots from Taiwan in African countries to form a positive social ground for the unification, enhancing the 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 of China and dealing properly the relations with the U. S. and other west countries

The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 Affecting Modern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Turkey

Jiang Mingxin

pp. 43 - 48

There are four major political cultural heritages in modern Turkey: the military political heritage of the traditional authoritarianism, the Islamic political cultural heritage, Kemalist heritage and multi - party political heritage, which have all played particular roles in domestic politic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modern Turkey. As a nation that once created

long civilization and influenced the world history significantly, the modern Turkey should inevitably be affected by its own historical cultural heritages. The various contradictory phenomena in modern Turkish society are exactly the outcomes of the collisions between these historical heritages and the modern social reality.

Probing the Free of Duty Privileges of the Ancient Egyptian Priests

Li Mo

pp. 56 - 58

The priests were a group of people with special weight in ancient Egypt. They had not only the capacity of communicating with the gods and the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ivileges of coronating Pharaoh, but that of managing the property of temples to accumulate abundant economic power which influenced significantly the religion and secular society of ancient Egypt. Some classical writers pointed out

that the ancient Egyptian priests enjoyed the privilege of being free of duty. However, a great deal of literatures show that only those priests in the temples that were awarded with the special mandate by Pharaoh could have the privileges of being free of duty and these privileges were not so commonly given as Diodorus had described. To some extent, the priests' privileges were conditioned